



美丽！ 只是…… 一道风景

□文猛

我在文创集团工作的时候，区上安排我到海南三亚学习考察旅游开发经验，妻子为我整理行装时，专门从衣柜中取出一件我从来不爱穿的白衬衣，要我穿上，望着妻子那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何尝不明白她心中的潜台词，要我在分别的个多月中清清白白学习，清清白白为人。

我回敬妻子说，如今口红的质量早有突破，一般不沾衣印脸的。

妻子擂我一拳，你敢！

到了三亚，市旅游局朋友用系列海鲜招待我，我吃得美却填不饱肚子，回到宾馆给妻子用手机报告了定位，突然觉得肚中空荡荡的，就来到附近夜市要了啤酒，切了些菜，独自吃起来。

热热闹闹的夜市，这个时段早已冷清。不知什么时候桌对面来个短发姑娘，坐下来要了碗馄饨，三两下就吃完了，起身付账却发现没有带钱。

她问，你带钱了吗？

我这个外地人自然不敢相信她会是跟我说话，四周望望，整个夜宵摊子上除了老板就我俩，敢情她真是在问我，可我不认识她呀。转而一想，不就一碗馄饨嘛。

我说，你走吧，我来付。

我这么一说，那姑娘竟笑起来，说你真够意思，就凭这，本姑娘今晚陪你再喝几杯！

姑娘端起杯，又放下，一拍脑袋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警察是不许喝酒的。又端起杯子，管他的，明天我休息！

我这才知道，那姑娘叫琼花，让我一下联想起当年的红色娘子军，几杯酒下肚，琼花还真是红色娘子军，人家是公安刑警，今晚刚执行完任务回家，难怪这副大大咧咧的德行。

就这样，以椰风海韵为背景，我和琼花认识了。

萍水相逢海角天涯，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我没当真，权当上天赐予我这天之涯海之角的花絮。谁知没过两天，早上我刚起床准备到亚龙湾参观时，手机响了，一接听居然是琼花打来的。她说，我在鹿回头岗亭，走不掉，你快送些早点来，我饿坏了。

那么热闹的旅游点，会没有卖早点的，一定是又没带钱。

我买上20个小笼包子，一瓶矿泉水，打车赶到鹿回头。琼花果真是狼狈，看样子为抓某个逃犯又守株待兔了一个晚上。她狼吞虎咽一气儿就吃完了包子，抖抖空荡荡的塑料袋说，你可真小气，就不能多买几个，我没吃饱哩！我问你这个人民警察咋就揪住我一个外乡人来慰问。她掏出衣袋中那晚我给的名片，笑着说，我不是追求个名人效应吗？我知道你是个作家，特别是最近在我们公安报上发表的几篇散文，写得美极了，早成为我们女警官心网中的网上追逃对象，万一我们通过这亲密接触，让我走进你的文章，走进你的思想多美！再说，这鹿回头可是中国爱情的圣地，你千里迢迢到这天之尽头，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鹿回头雕像，而是鲜活灵动的椰岛警花，那不美死你！哎！对了，给你交代任务，为我这警花服务，你肯定感到特喜出望外，特荣幸甜蜜？

我回敬道，别自以为是！

回到旅游局，人家领导、导游等了好半天，开玩笑说三亚夜生活丰富，别坏了身子，回去无法交账。哎！对了，刚才宾馆总台说你妻子打电话找你，有事，打你手机老打不通。赶忙给妻子回电，道歉说手机刚才没在服务区。

妻那边怪声怪调说，肯定不在我的服务区，因为你在别的服务区。

这些女人！

过了好些天，琼花再无电话打来，这倒让我生出些许失落，理智的心叫我别去招惹，可情感的手还是拨通了琼花的手机。手机那边笑得特别灿烂，说是叫伙搞故纵，这不又落网啦！她说鉴于你的诚意，本警花请两天假陪你玩。

到市旅游局商量行程，果然人家笑着说，文人骚客就是不同，刚到三亚没几天就遇上了红颜，有个女警察让我们下岗啦，要陪你两天，这两天我们被你炒鱿鱼啦！

琼花开着车在宾馆门口等我，说这两天全交给你啦，本警花给你当三陪，陪你看，陪你玩，陪你……

我说才两陪哩，还有一陪呢？

琼花手做射击状，你小子想得美！

我们在天涯海角漫步，在大东海畅游，在蜈支洲岛潜海，有琼花陪伴，那些游程让我终生难忘，真是“万丈炎荒无觅处，花映天涯海角新”。特别是在蜈支洲岛，我们潜入蓝蓝的海水中，琼花用手语打出“我爱你”，在这“一去一万里，干之干不还”的陆地尽头，在这惊涛拍岸，巨石突兀的海角天涯，我内心升起从未有过的冲动，真想扑过去，抱住她，让时光永恒在这一刻。

回到市区，我喝酒，她喝茶，等到我语无伦次时，她也端起酒杯说要破例，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喝多了。我送她回家，上楼时，琼花却拉住我不准离去，要我到她家去陪她再坐一会儿，望着那朦胧的泪眼，可人的软语，我内心十分矛盾，我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只好言不由衷地说太晚了，改日再说吧！

我走下楼，只听后面传来笑声。

剩下的日子，我再不敢开手机，我害怕听到那爽朗的笑语，再见到那双迷人的眼睛，直到我考察学习结束回到家中。

妻子问我，有收获吧？

我说很有收获。

妻子说我也很有收获。

原来琼花是妻在网上专门为我到三亚结识的一个三亚朋友，在三亚的一切全在妻之掌握中……

好险！我就想赶快给琼花打个电话，想告诉她好女人永远只是一道美丽的风景，就像那美丽的天涯海角、椰风海韵……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)



煮一碗面条 放了三根白葱 半碗香菜

□申军燕

煮了一碗面条，放了三根白葱，加了半碗香菜。并不是白葱、香菜降价了，而是脑子一热，买多了。

那天，下班回家途中，骑着车，经过路边蔬菜摊，正好想买点时令蔬菜。一位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她的头发又稀又黄，黄中又夹杂着白，蓬蓬松松的头发像冬季杂草丛中的野鸡窝；她抬头纹很重，眼角纹很长、很深；整张脸就像干裂的黄土地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她穿着深蓝色的粗布衣服，黑色的布裤子，黄土沾满了全身衣衫，就像在松软的黄土地里打了一个滚。

再看摊位上的蔬菜，却让人失望。香菜黄叶、蒿叶太多，蒜苗没筷子长却跟筷子一般细，菠菜蔫不拉唧，白葱已经没有了点绿苗，抓在手里，白色的葱皮割手、干脆，就像抓了一把桦树皮。她的蔬菜，既不新鲜，也没有卖相，唯一的好处是，这肯定是她自家种的。

这位老奶奶，看我站在她摊位前，她仰起脸、面带微笑，注视着我，热情地询问：“想买点啥？我的菜比超市的便宜，不信你去超市问问？”

我并没有回答，而是起身准备要走。她忙起身急切地追问道：“这都是我自家种的，给钱就卖！”

我回头问：“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吗？”

“能，能，你先看需要啥！”她坚定地回答，使我不得不停留了下来。

我从她的摊位随便抓了两把蒜苗，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她伸出食指说道：“一把一块！”

“微信还是支付宝，我扫。”

“我没有，我给你去找！”她尴尬地说完这话，颤颤巍巍站起，佝偻着腰，左右摇晃着，一点点挪动，活像一只老企鹅。

娘啊！我不禁感叹。这谁轻轻一碰就得闯祸。我忙摆手说：“行了！行了！你别动！我换零钱去。”

俗话说：同行是冤家。我在左右卖菜摊位前询问，却都说没有现金。我又走了几家门店，也没换来一分。我只能返回，骑车走人。

这位老人见我要走，她猛地起身，一弓腰趴在地面，随手抓起我先前拿的那两把蒜苗。只见她身体向前一扬手一甩。她把蒜苗直接扔在了我的面前，并来回摆手说道：送给你了，送给你了，我不要钱！

看着眼前的两把蒜苗，瞬间无语！

这么大的年纪，应该在家享清福才对，她却出来卖菜维持家用。是儿孙不孝还是另有隐情？我骑车默默地走了。

在路上，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。

我的父母也六七十岁了，现在还家里干着农活，做着小本生意，为自己挣养老钱。虽然我父母有三儿一女，现在都已成家立业，孙子女加起来也有八九个了。老话说：“儿孙满堂，多子多福。”可惜了，儿孙满堂，只有在每年过年时才能看到，福气嘛就不得而知了。

我们弟兄三人，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奔波着，可日子都过得紧巴巴。

作为儿女，一年中唯一能尽孝的一件事，就是过年的时候，给父母拿点礼品，给千八百块钱，仅此而已。

而当我们兄妹四人中，谁家有困难时，父母总会拿出他们仅有的一点养老钱贴补一下我们。

如果我父母是公职人员，早已经退休，领着退休金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可他们是农民。从古至今，农民注定了就得劳作一辈子，靠儿女是靠不住的。

并不是儿女们不孝顺，而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在这个社会里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家庭劳碌着。尤其是人到了中年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每一位子女总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自己的孩子吃得好，读最好的学校，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；但每一位儿女却总觉得，家里的老人身体还行。

每一位子女有时候在脑海中，也会突然想起自己的父母，随后却又自我安慰，并希望，家里的老人，无病无灾健康长寿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谁能懂这种无能为力的滋味？

想了这么多，突然心中自责不已。随后停下车，进了一家小卖部，采购了点东西，顺便换了20元现金。然后，折返到这位老人摊位前，递给她十块钱。

当这位老人颤颤巍巍站起来给我找钱时，我犹豫了，随后说道：“别找了，给我拿把葱，再弄点菠菜。”老人正要装菜，我又拿出十块钱说道：“给我再买点香菜，还有……就这二十块，你看着给吧！”

(作者系重庆某公司外派江苏劳务派遣工人员)



能懂的诗

乡愁病

□向墅平

今夕，我又旧病发作
心上的痛感，阵阵袭来
门外，不远处就是好几家药店
但，无药可治我这病

我一如既往地，赶紧铺开纸笺
给自己开出一味老药方：
洞脑壳院子，三万大塘，野猫洞，
石龙寨，月镜子，棺山，汤包梁，大风埡

我按此方，从记忆的库房里
将它们——抓取出来
放在夜的锅里，掺入灵魂的净水

慢慢地熬煎

而后，将煎好的药汤
服下去——
药效立竿见影

心上的痛感，便会烟消云散

多少年了，这个老毛病
说犯就犯了
一犯，就服这味药
——一味唯一对症的药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武陵中学)